



记者调查未成年人卡牌盲盒乱象

12岁女孩豪掷5万 买“高阶”卡牌



“买卡不炫，等于白买。”12岁广东女孩张秋把自己集来的稀有卡和特殊价值的卡牌围成6圈，拍成花样视频，配上这些文字，发到朋友圈。这6圈卡牌的价值，将近2万元。为了拥有这些卡牌，过去一年里，她花了5万余元。

沉迷于卡牌的不只张秋。13岁四川女孩李雅同样“陷进去了”，为了在直播间拆卡，她在1个月内偷偷刷爆了外公的信用卡，总共下了58单，消费5000多元。

为什么一张小小的卡牌会让平时乖巧节俭的小孩变成这样？张秋妈妈和李雅妈妈百思不得其解。

记者近日调查发现，卡牌的玩法类似于抽盲盒，越稀有的款式越“值钱”。玩家们有一套自己的术语，购买卡包叫“抽卡”，拆开卡包叫“拆卡”，有的玩家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卡片，会购买整个卡盒来加大抽中的概率，这被称为“端盒”。这类玩法加上精美的外观，搭配短视频、直播等营销推广手段，让一些中小學生难以抗拒。为了买到心仪的卡牌，一些人反复购买，或是高价买入他人抽中的卡牌，不知不觉花了一大笔钱。

1 现场

座无虚席满地“废卡”

“同学都玩卡牌，为加入他们，我也就开始玩了”“我会和同学互换喜欢的卡，老师不允许把卡牌带到学校去售卖，但我们可以在网上买”“我的目标就是稀有卡，其他普卡直接扔掉”……

记者连续多日走访北京市西城区某商场售卖卡牌的店铺，发现一到周末，大量中小學生或坐或站在商品墙前拆卡，卖家设置的专门供卡牌消费者拆卡的区域座无虚席。

两名读初中的孩子在货架前挑选卡牌，他们拿起一盒掂一掂后再拿起另一盒。“我们主要是想要‘稀有卡’，掂一下感觉重量，虽然不太准，但有时候也能掂中。”一个孩子对记者说。

还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店里拆卡。她介绍，孩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，收集卡牌快一年时间了，“平时在学校周围的文具店买卡牌，有次拆到一张价值268元的‘高阶’卡牌，兴奋得不得了，拉着我特地来这里再试试运气，不来就在家哭闹。”

记者看到，店内不少拆卡者脚下有大量卡牌。一名女孩说，这些被扔掉的都是普卡，一个盒子里也就能留下几张“稀有卡”，其他没有收藏和炫耀价值的都会被扔掉。“暑假期间，同学们会约着一起来这里，大家一包接一包地抽，还会相互借钱买。”

“竟然一张好卡都没有。”记者循声望去，只见几名女孩撕开各自手上的一盒卡牌，迅速查看卡牌右上角的英文等级小标，发现没有自己想要的标志，当场就把3包卡牌扔掉。“不是好卡，就叫废卡，这学期我们扔掉的废卡就有上千张。这都不算啥，我们几个人钱不多，就是简单玩玩，比我们厉害的同学多多了。”一名女孩说。

在另一家售卖此类卡牌的店铺，记者看到，有的孩子随身携带专门的卡册、卡套、卡包和卡砖（保护和展示卡牌的容器），和其他小朋友商量着换卡；有的孩子一口气买下3整盒共90包卡牌，买好后席地而坐，一包包拆开……

记者采访了一些陪孩子抽卡的家长，发现他们都在担心孩子过度沉迷于卡牌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，但又不得不陪着孩子来。有家长说，“既然一定要玩，那还是我陪着放心些”；有家长寻思尽量引导孩子理性消费，避免过度沉迷；还有家长想着“自己平常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，既然孩子有兴趣，不妨满足他的愿望”。

2 上瘾

卡牌成了社交密码

这些未成年人为何沉迷于抽卡拆卡？记者采访发现，不少人是从“跟风”到“入坑”。

近日，广东某小学的李老师注意到，班上的女同学大多都在玩卡牌，一些同学是为了“跟风”：不玩卡牌的同学会被认为“落伍”了；在同学群里，有的孩子会炫耀自己的卡牌；在一些孩子眼中，有了好的卡牌，就等于有了好的人缘。

“比‘跟风’更可怕的是‘上瘾’。”李老师说，这种卡牌的性质与之前学校明令禁止过的烟卡的性质极其相似。她在班上调查发现，已有半数学生接触过这种卡牌。不少同学说自己“瘾大”，已经买了“几十次”。当问及拆卡带来的感受时，四分之三的学生用“上瘾”来形容。

比如张秋。一年前，她从同学那儿第一次看到这种卡牌，就想自己也拥有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她告诉记者，自己收集卡牌的初衷，就是为了和同学们有共同话题。她从小卖部、商场购买卡包、卡盒，从开始花10元买一小包到后来豪横地花100多元“端盒”。

把几个卡包擦起来对齐剪开，把卡牌成叠排好，迅速翻翻有没有“好卡”，这是张秋“行云流水”的一套动作，也是让她觉得“刺激”的时刻。她会把自己拆出来的卡牌拍成视频发到朋友圈，“同学们都羡慕不已。”

一年下来，张秋砸下5万元购买海量卡牌，将“高阶”卡牌精装成册，这让她有了“炫耀”的资本。“不是每张卡牌都有进入册子的资格，只有‘稀有卡’才值钱。有时拆数十包卡才能出一张‘稀有卡’，其余大多是普卡，会被丢掉。现在看看那围成6圈的价值近2万元的卡牌，我觉得钱花得太值了，不但买来了成就感，而且买来了同学们的羡慕。”

同样控制不住买卡牌欲望的还有李雅，她甚至想过把手绑起来，阻止自己买卡牌。起初，她也是为了和玩得好的伙伴“保持一致”，花十多元在学校周边的小卖部买少量卡包。后来“瘾”越来越大，她把自己存钱罐里的1000多元零花钱全部拿去买了卡牌。后来，零花钱也用完了，她就窃取了外公的信用卡密码，不到1个月时间，刷爆了这张信用额度为5000元的信用卡。

3 狂欢

直播拆卡以小博大

除了线下购买与交换，线上卡牌“以小博大”的方式更加疯狂，社交平台成了一些未成年抽卡拆卡的狂欢阵地。

记者在某社交平台看到，他们中的一些人组建了“×圈交流”“出收卡及避雷群”等社群，在群里买卖自己手中的卡牌。

“我在收××（某动漫人物的名称）卡，有卡的家人私我”“24包自封包黑背保真！我是未成年人所以不走平台”……近期，这些群组关于买卖卡牌的热度居高不下。

还有一些由拆卡直播间搭建的社群，这些群往往链接不同的拆卡直播间。一些未成年人在直播间消费，希望能“花小钱，抽回本，甚至抽到更值钱的卡牌”。

“恭喜宝宝拆出了3只小马！我们来给宝宝拆两盒卡牌。”记者点开某直播间，看到主播正在用“数卡牌上人物个数”的规则拆卡。

在这种规则下，买家最少需要拍下售价29.9元的5个卡包，主播拆卡后根据卡牌上人物的数量兑换不同系列和数量的卡盒。根据规则，购买的卡包越多，数出的卡牌人物也就越多。以此类推，赢得卡盒的等级可能越高或数量越多，抽出“稀有卡”的概率也就看似越高。

除了上述规则，还有“数蚊子”“非酋”等五花八门的玩法。记者连续多日观看数场拆卡直播发现，这些拆卡

直播间虽然充斥在不同社交平台，但价格、玩法基本一致。大多数直播间虽然挂着“未成年人禁止下单”的标语，但实际上形同虚设——直播间并未在买家下单时进行任何身份确认，只是在买家下单后拆卡前，要求他们在评论区打下“已成年拆”弹幕。比起是否成年，主播更强调“一经拆开，不退不换”。

据记者调查，一些拆卡尤其是拆动漫卡直播间的主力军是10岁至13岁的未成年人，他们在直播间里下单的数额从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，不少人还会因为拆不到好卡“回不了本”而反复下单。

李雅刷爆外公信用卡，就是因其在14个不同的拆卡直播间里下了58单，最少的一单花了9.9元，最多的一次买了150包，花了1988元。

4 维权

申请退款并不容易

然而，狂欢背后暗藏的却是套路。“概率都是设置好了的，架子上放的盒子都会被标号放好，中和不中，主播一目了然。”目前在湖北工作的洪先生曾是某拆卡直播间的主播。他透露，这类直播间一般会有很多“托”，这些“托”不仅藏在直播间“刷热度”，还会伪装成下单的买家，“下单的人里有很多‘托’，主播会把能中奖的盒子故意安排给‘托’，营造直播间很容易‘抽中’的假象，骗你一个人下单。抽中超过两次的，都是假的。”

对于真实买家，拆卡直播间另有一套刺激下单的“机制”。洪先生介绍，抬“端盒”的必定有抽中“稀有卡”的，中了之后会继续中，之后就不会让人再中奖了。通过这种刺激手段，有消费者在两个月里消费了2万多元。

“这就是一种主播‘坐庄’，买家下注的变相‘赌博’。”洪先生说。

广东的崔女士也曾在拆卡直播间当过主播。她表示，就算不是游戏玩法，“散包平拆”也是套路满满。主播会在开播前在每一盒侧面剪开小口做好标记，“每次直播都会有人在后面讨论要给人出什么。”

对于消费者是否为未成年人，洪先生和崔女士都提到，直播间原则上不允许未成年人下单，但对于买家真实年龄，主播其实并不清楚。

当未成年人在直播间豪购卡牌后，家长要想申请退款却不容易。

李雅妈妈为了让女儿认识到这是错误行为，决定带着女儿一起维权。她找到女儿单笔消费较高的几个直播间，要求直播间退货退款。

“有的直播间在我解释清楚后就退款了，但有的直播间态度非常恶劣，坚决不肯退，我找了平台介入，平台也管不了。”直播间的负责人说要让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才能退款，而相关部门却说开不出证明。”走到这一步，李雅妈妈觉得自己也跟着“陷进去了”。

在维权过程中，李雅妈妈接触了不少深陷其中的家庭，有的孩子花了几万元，有的甚至高达十多万元。对于当下一些未成年人的消费观，李雅妈妈很是心痛，“这种卡牌风潮该急刹了！”

（文中受访的未成年人均化名）